



毛妹

出版社

50428/18

毛 妹

谢 华 著
蔡传生 插图
倪基民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倪基民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375 插页 2
字数 44,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7 - 5324 - 3643 - 8/I · 1559(JL)
定价: 5.50 元



内 容 简 介

毛妹是一个既缺少人爱，又不会爱人的女孩，因为一个偶然的会，家住农村的她很不协调地夹在了一群城里孩子的中间。为了得到别人的重视，她用伤害和笼络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后来，由于一次车祸，她得到了县报记者卢芦的关爱。她知道这来之不易，所以一边炫耀，一边想用自己的方式紧紧抓住这份爱，于是又犯下了新的错误。不过最后她还是回到大集体中来了。

致 读 者

正像花朵需要雨露和阳光，禾苗需要富足的养料一样，成长中的少年儿童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滋养和熏陶。江泽民总书记为此特别指出：“大家都来重视少年儿童的文学创作，希望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少年儿童文学的精品，为小朋友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然而综观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特别是贴近少年儿童生活、与他们思想感情接近的高质量儿童文学新作更为难得；儿童文学创作有愈写愈深的倾向，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优秀文学故事尤其少见。正是有鉴于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上海市中小学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发起“繁荣少儿文学创作、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的征文活动。



征文启事一经公布，立刻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的专业作家、学校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儿童工作者、家长、在校大学生以及海外有识之士，纷纷应征赐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征文编辑部先后收到 80 余部作品。经过我们认真评选，选出其中 8 部作品为首辑率先出版。这 8 部作品是：

江苏省王巨成的《校园男子汉》；

浙江省谢华的《毛妹》；

云南省舒涵的《少年与懒猴》；

湖南省牧铃的《恐怖之旅》；

北京市王小民的《少年黑客》；

上海市张弘的《爸爸从 Q 星归来》；

上海市郑开慧的《神鸟和魔笛》；

旅美华人缪忆纬的《平安夜，圣诞夜》。

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称得上多姿多彩，五色斑斓。其中有校园童趣故事，有家庭伦理故事，有惊险故事，有幻想故事，也有科幻小说……但是有几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



一、内容贴近当代儿童生活，富有现实意义；

二、故事有趣好看，讲究可读性，切合儿童阅读口味；

三、图文并茂，翻开任何一页，几乎都能见到插图。

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套专为小学生创作和编辑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丛书。小读者既能从中汲取到丰富的艺术营养，又能从中获得宝贵的思想营养。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会赢得小读者们的喜欢。也因此，我们由衷希望学校老师和家长们能抽点时间来读一读这些专为孩子们创作的“小人书”，并能通过你们向你周围的孩子推荐。

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决定在本书出版之日起同时向全国小学生发起开展有奖阅读活动（具体办法见本书卷末启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一、到城里的学校去读书

毛妹在大荷村小学读完了四年级的那个夏天，她舅舅在南方一个城里造房子赚了一笔钱。

一天傍晚，舅舅带着满身的酒气，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往她们家走来。毛妹的家在城墙根的一个土坡上，那里长着一棵苦楝树。那时候，太阳刚好搁在苦楝树的枝杈上，毛妹和她的妹妹毛小妹一边看苦楝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一边没滋没味地吃着碗里的咸菜稀饭。

小妹眼尖，一见舅舅就马上迎了上去。毛妹站着没动。舅舅又是空手来的，村里的人说，舅舅的一支烟就可以换很多好吃的东西，可是舅舅从来没这样换过。

“嗨，吃饭啊！”舅舅搀着小妹从毛妹面前走了过去，进了屋子。

妈妈又在梳她那永远梳不顺溜的头发了，五年



多了，只要一空下来，妈妈总是不停地对着一面破镜子梳头。

“吃了？”舅舅边说边四下里看了一下。

实在没有可坐的地方，一张大床上凌乱地扔着一些衣裤什物。唯一的一张凳子却站了一只咯咯咯的公鸡。虽然外面天还亮着，可屋子里已不大看得清了，一股酸酸臭臭的味从那些角角落落里热烘烘地逼了过来。

“舅，坐这里！”小妹已把公鸡从凳子上赶走了。

“不，站外头吧，外头凉快。”舅连忙退了出来。

“你见着根宝了？”妈妈一边梳头一边也跟了出来。

根宝是毛妹的爸爸，五年前，他跟舅舅去了南方就再也没有回来。舅舅说，毛妹的爸爸被汽车轧死了。可妈妈不相信，妈妈说，这死东西总嫌我头发梳不齐整，所以不回来了。于是，妈妈除了做一些最简单的家务，就是梳头。

这时舅舅又点着了一支烟，毛妹想，又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让舅舅抽掉了。毛妹就抬脚准备去别人家里看电视。

“别走，毛妹，下学期你到城里的学校去读书，我已跟那里的校长讲好了。”

“我不去！”毛妹冷冷地说。

“那是重点，知道不？读了重点才有出息！”舅舅说。

毛妹不响。

“舅舅，我要去的。”小妹讨好地看着舅舅。

毛妹不高兴了，拧了小妹一把：“谁说我不去了？”

“哇！”小妹哭了。舅舅说：“你这妮还这脾气！到了城里学校可不许这样，好大一个人情呢！”舅舅一



边说，一边就往回走了。

妈妈说：“见了根宝，让他捎点搽头发的什么丝回来！”



二、我不要破桌子

毛妹到城里的学校已是开学后的第三天了，前两天舅舅说他没空，舅舅说，读书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

舅舅一到校长那里就给大家分香烟，舅舅说，我这外甥女脾气大，你们得好好管管。校长看了一下毛妹的成绩单，说，再读一年四年级吧，这孩子成绩太差。舅舅说，好，四年级就四年级。

校长就把毛妹带到四年级(3)班的教室里。教室里，同学们都坐好了，校长把那个正在讲话的老师叫到外头：“这是毛妹，刚来的。”

这是个男老师，很高，很瘦，戴了一副眼镜。他似乎有点不大愿意：“我们班全坐满了呀，没有空位子。”

“不要紧，我已让人去搬桌子了，加个座吧，你知道，这学期要搞基建，她舅舅……”校长没有再说下

去。

这时候，有同学把头伸到教室外头来了，毛妹就把脸背了过去，她不喜欢城里人。

一会儿，桌子搬来了，这是一张旧课桌，黑黑的，还有些摇摇晃晃。搬桌子的人说，新课桌没有了，先凑合着用吧！

“好了，跟林老师到教室里去吧。”校长拍了下毛妹的肩膀，走了。

林老师把毛妹的旧桌子搬到了教室的最后面。

“嘻，是乡下来的呢，看她那裤子！”一个胖墩墩的男孩说。

“她书包都没带，怎么上课呀？”这是一个眼细也细的女孩，真心诚意地为毛妹担了一份心思。

毛妹没有抬头，不过，她知道周围一定有很多眼睛。

“好，坐下吧，毛……哦，毛妹同学。”林老师说。

“不，我……不。”毛妹说。

“什么？”林老师怀疑自己没听清楚。

“我不。”这时候，毛妹抬起眼睛，清清楚楚地吐出两个字。

“为什么？”林老师显然是大出意外。同学们也嚅

噤噤噤地说起话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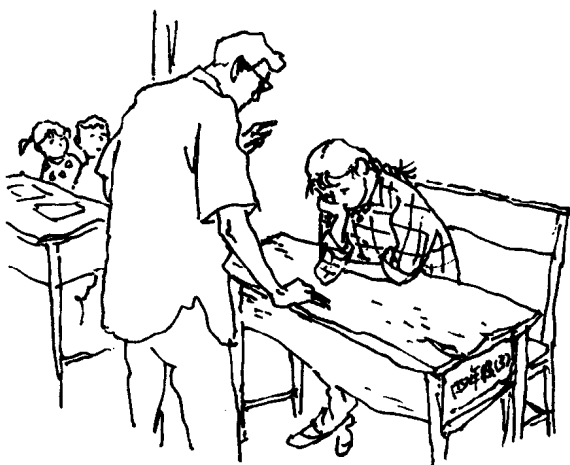
“我不要破桌子。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要用破桌子？”毛妹迎着许许多多眼睛，响响亮亮地把话扔了出去。

好像真是有点儿不对，教室里一律红红亮亮的新课桌，后面兀的放了这么一张旧课桌，确实有点那个。

“好吧，好吧，等下课再说！”林老师只好这么说。

毛妹就在旧课桌前坐下来了。

“我们借给她一本书吧，瞧，她什么也没有！”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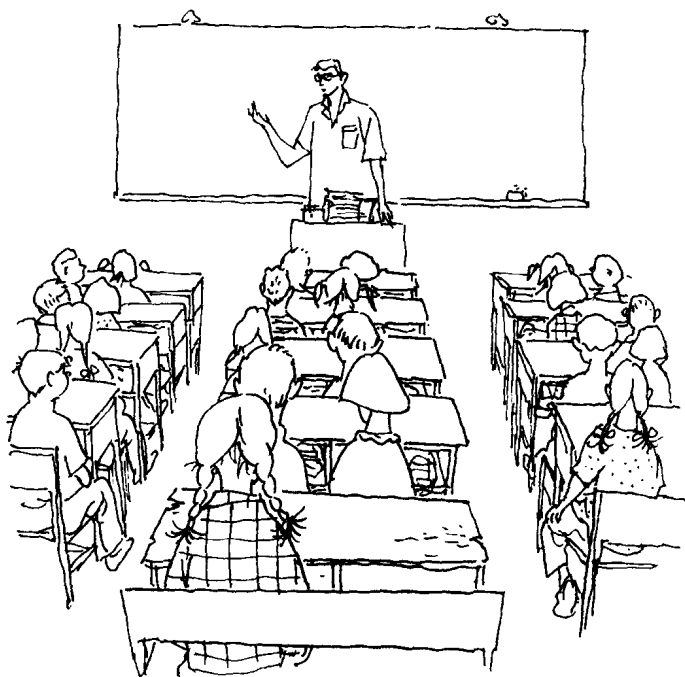


个刚才为毛妹没带书包担心的女孩跟她的同座，那个明显超重的男孩说。

男孩就把自己的书放在毛妹的桌子上。

“我不要。”毛妹很快又把书还给了他们。

毛妹就把她前面四十多个后脑勺看了一节课。



三、不行,得好好治治他们

一个月过去了,毛妹面前还是那张破桌子。

“林老师,我的桌子……”毛妹一得空就对林老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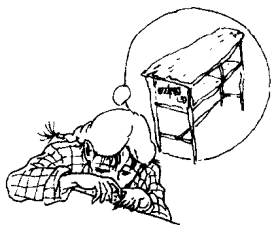
“再等等吧,等等,总不能专门为你去买一张新课桌吧!”林老师好像很忙,常常是边说边就转身走开。

“呸!”只要林老师一转身,毛妹就会重重地往地上唾一口口水。

有一次,让那个超重的徐发达撞见了。徐发达说:“好,我去告诉林老师。”毛妹手臂一挥:“去呀,去告诉呀,鬼孙子才害怕呢!”说完后又在地上唾了一口。

“在地上吐痰,真不讲卫生!”这时,旁边的林玖玖,就是那个细眉细眼的女孩,轻轻地咕哝了一句。

“是啊,随地吐痰是要罚扫地的!”王秋丽是卫生委员,也凑了上来。



“嗨，真来劲了呀！怎么着？我就吐，就吐，就吐！呸！呸！呸！”毛妹一下子炸了，边说边一个劲地往地上吐，有一口差一点吐到林玖玖雪白的裙子上。

大家不知道，毛妹的“呸”在大荷村小学是出了名的。只要她跟谁不高兴，就冲谁“呸”的一下，那个人就有好半天缓不过劲来。老师们也挺奇怪，这么一个粗粗笨笨的毛妹，凭什么这么霸气呀？问她周围那些同学，比她小的人说她凶，比她大的人说她蛮，就这么一个又凶又蛮的毛妹，书没读好，却把治理人、捉弄人的本领学好了。

刚到桃园小学，她倒是老实了好多天，虽然她们大荷村紧挨着城墙，对城里人并不稀罕，可现在她毕竟是单枪匹马泡在城里人堆里了，所以也不敢太放肆。只是这张破桌子，实在是让人看了生气，她毛妹啥时受过这个气呀！论学费，她交得比别人多，凭什么让她坐破课桌？所以今天这徐发达、林玖玖是撞到她枪口上来了，她正憋着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毛妹还想趁势骂上几声，不想周围的人一下子全回到位子上去了。是林老师来了。林老师问：“发